

奧斯特羅夫斯基評傳

史坦因著

蔣路譯



125

時代書報出版社



2 031 7767 7

蘇 聯 戲 劇 叢 書

A. 史 坦 因 著

蔣 路 譯

奧斯特羅夫斯基評傳



上 海

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1948

Библиоте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еатра

А. Штейн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8

蘇 聯 戲 劇 叢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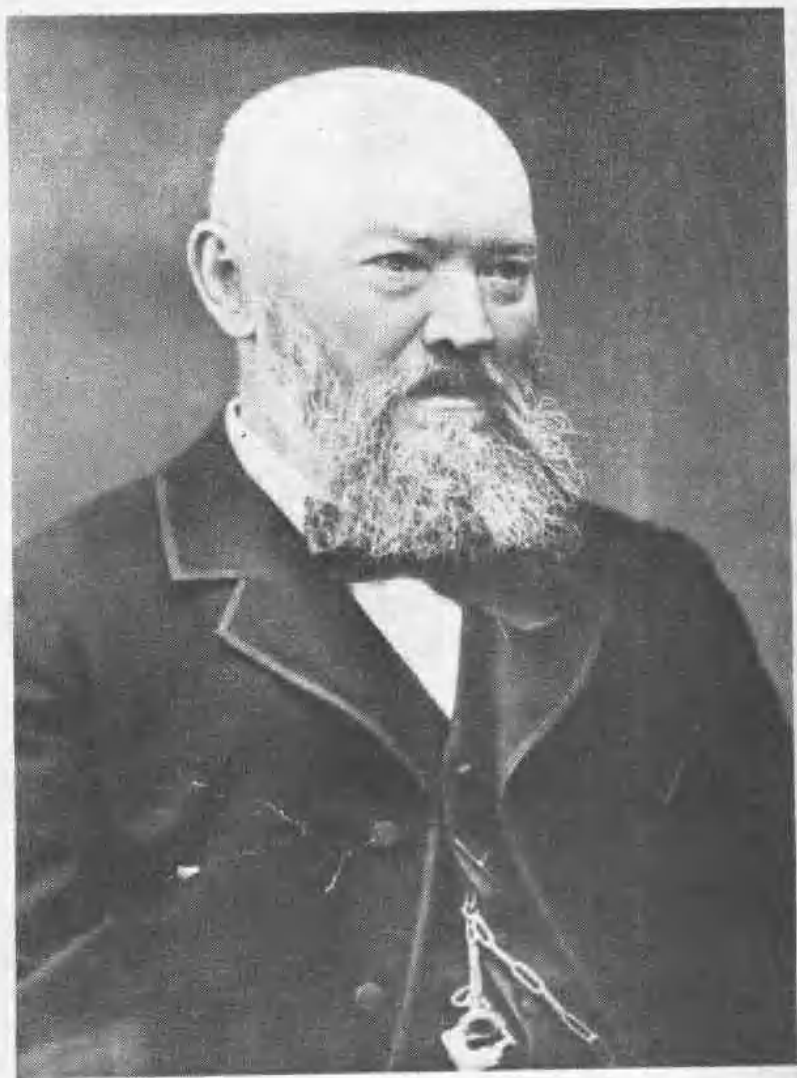
奧 斯 特 羅 夫 斯 基 評 傳

著 作 者	A. 史 坦 因
翻 譯 者	蔣 路
發 行 者	羅 果 夫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ЕРОСНРУВСО (五七〇〇四四)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初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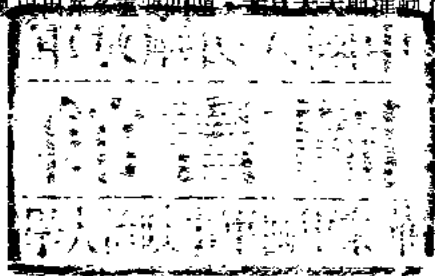


奧斯特羅夫斯基(1885年攝)



「戲劇比一切其他的女學部門更接近人民；一本雜誌的讀者不過數千人，而一個戲的觀眾却有好幾十萬。任何其他作品都是專為有教養的人寫的，而正劇與喜劇則是為全體人民寫的；劇作家應該記住這一點，他們應該清醒而堅強。這種跟人民的接近絲毫也不會貶低戲劇的價值，反而是以加強它的力量，使它不致流於庸俗和墮落。唯獨那善於為全體人民寫作的作家，歷史才會在他的名字前面冠上「偉大的，天才的」等字樣，唯獨那真正為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才能永垂不朽；這樣的作品遲早總會被別的民族，最後並被全世界所理解，所賞識的。」（A.奧斯特羅夫斯基：「論演劇」〔«О театре»〕）

奧斯特羅夫斯基這幾句論戲劇的名言清晰，說明了他本人的事業的意義與重要性。他的作品生動地反映了人民生活，它們面向人民，為人民所瞭解；它們光榮地獲得了我國全體人民的公認。奧氏在自己的劇本裏提出許多重要問題，並且大大地推動了我們戲劇藝術的發展。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奧斯特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以一八二三年四月十二日誕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是元老院的一員官吏，母親則早在劇作家剛交九歲的時候便逝世了。

奧斯特羅夫斯基在省立中學，即後來的第一中學，受完他的基礎教育。當他生活中的求學時代，他經常去小劇場（Малый театр）看戲，這對於他日後的成爲一位劇作家有着巨大的意義。那時正是俄羅斯演劇藝術的全盛期。舞台上出現了一些天才藝人——悲劇演員巴維爾·莫恰洛夫^①和俄羅斯現實主義舞台藝術的奠基者米哈依爾·史遜普金^②。他們的演技在少年奧斯特羅夫斯基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常熱情地跟自己的同學們談起它。

一八四〇年奧氏考取莫斯科大學（Москов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法學院，但四三年春天，不知爲什麼，他却離開學校而

① 莫恰洛夫（П. С. Мочалов, 1800—1848），莫斯科的著名悲劇演員，浪漫主義舞台藝術的代表。

② 史遜普金（М. С. Щепкин, 1788—1863），小劇場的紅演員。

進莫斯科良心法庭[⊖]任職了，這『良心法庭』是沒來審理各種刑事案件，少年罪犯，以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民事訴訟的。過了兩年，奧氏又改入商務法庭（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суд）工作。

奧斯特羅夫斯基進大學那一年，他父親棄了官職，開始執行私人律師的業務。奧氏通過父親的關係，生平第一次跟商業界有了往來。他在法庭裏的工作更幫助他大大地擴展了這種交遊的範圍。他看到了各式各樣的行商坐賈，生意人的風俗習慣和私生活都像一幅巨畫似的在他面前展開了。

所有這一切就給他提供了豐富的喜劇材料。

正當這時候，他開始構思自己的戲劇場面了。

一八四七年，『莫斯科市新聞』（«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родской листок»）報第七期上首先刊出他的喜劇『破產債戶』（«Несостоятельный должник»）的幾個斷片，這篇喜劇後來曾改名『自家人好算賬』（«Свои люди—сочтемся»），至今仍為衆所週知。

不久奧斯特羅夫斯基便應了當時著名文學理論教授和保守主義者 С. П. 謝維略夫[⊗]的邀請，在他家裏朗誦自己新寫的幾篇

⊖ 『良心法庭』（Совёстной суд）創立於女皇葉加傑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62—1796）時代，取『憑良心』審理案件之意，一八六四年廢除。

⊗ С. П. 謝維略夫（Шевырев, 1803—1834），保守的文學史家，批評家兼詩人，莫斯科大學教授，斯拉夫派首領之一。

戲劇習作。名詩人兼哲學家 A. C. 霍米雅科夫^①，批評家阿波龍·格利戈里耶夫^②等人也都蒞止了。奧氏唸了幾節，在座的無不連聲叫好。這次朗誦所贏得的稱道與讚賞增強了奧氏對本身力量的信心。後來他回憶道：「從這一天起，我就開始認為自己是一位俄羅斯作家，而且毫不懷疑、毫不躊躇地相信本身的使命了。」過了一些時候，他又在同一家報紙上發表兩篇小小的習作，並埋頭寫他的第一個長喜劇『自家人好算賬』。

奧斯特羅夫斯基堅韌地勞作了兩年之後，還才於一八四九年把它全部完成（那時它叫做『似產者』（«Вакрот»））。劇本在莫斯科各個社會集團中被傳誦着。

奧氏本人也在莫斯科好些文藝沙龍裏朗誦過這篇喜劇；他是一位出色的朗誦家。青年演員普羅夫·薩多夫斯基^③也常常唸它。有一次在史學家 M. П. 博果金^④處舉行這樣的朗誦會時，H. B. 果戈理亦曾出席，但他沒有與奧斯特羅夫斯基談過一句

① A. C. 霍米雅科夫 (Хомяков, 1804—1850)，斯拉夫派領袖及理論家，詩人。

② 阿波龍·格利戈里耶夫 (Аполлон Григорьев, 1822—1861)，批評家，詩人兼小說家。

③ 普羅夫·薩多夫斯基 (Плов Садовский, 1818—1872)，小劇場的名演員，以飾奧斯特羅夫斯基的『貧非罪』（«Бедность не порок»）中的柳比姆·托爾左夫 (Любим Торцов) 等角著名，係現在蘇聯人民藝人 П. М. 薩多夫斯基的祖父。

④ M. П. 博果金 (Погодин, 1800—1875)，史學家兼政論家，莫斯科大學教授，曾先後主編『莫斯科導報』（«Моск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及『莫斯科人』（«Москвитянин»）兩雜誌。

話就走掉了。不久他把自己對這篇喜劇的好評託人轉交給奧氏，奧氏小心翼翼地保存着這張小紙條，因為那上面寫着一位偉大作家對他的劇本的評價。

喜劇受到各種各樣讀者羣的歡迎。當它於一八五〇年由『莫斯科人』^①雜誌發表之後，它的名聲就更大了。

當時已經有些眼光銳利的人認為奧斯特羅夫斯基是俄羅斯戲劇——它的代表是馮維辛^②，格利波耶多夫^③和果戈理——的光榮的現實主義傳統之合法的繼承者了。

名作家 В. Ф. 奧多耶夫斯基^④寫道：『我以為俄羅斯有三篇悲劇：『未成年者』，『聰明誤』和『欽差大臣』。現在我要加上第四篇：『破產者』。』

然而奧斯特羅夫斯基的頭一篇喜劇並未很快被搬上舞台。富商鉅賈覺得劇作家所繪製的那幅現實主義風物畫侮辱了他們，便向彼得堡遞了個祕密報告。政府下令把劇本送去補審，補審的結果頒佈了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的決定：『禁止上演，故

① 『莫斯科人』（«Москвитянин»），一八四一至一八五六年間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種保守刊物，編者為博采金，詩人茹科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亦予以支持。

② 馮維辛（Фонвизин，1745—1792），名劇作家，其代表作為『未成年者』（«Недоросль»）。

③ 格利波耶多夫（Грибоедов，1795—1829），劇作家，所著喜劇『聰明誤』（«Горе от ума»）享有盛名。

④ В. Ф. 奧多耶夫斯基（Одоевский 1803—1869），三十至四十年代作家。

印出亦屬無益。」奧氏接到警告，被迫辭去官職，而且還要受警察監視。直至一八六一年『自家人好算賬』這才公演了，但審查官要求作者必須將劇本的結尾加以修改。於是，在末一場，警察局長逮捕了商人博德哈留辛[⊖]。

當這篇喜劇發表的時候，莫斯科出現了一個青年集團，那便是後來所謂的『莫斯科人』雜誌的『少壯編輯部』（«молодая редакция»）。

參加這個集團的有詩人兼批評家阿波龍·格利戈里耶夫，作家 А. Ф. 畢塞姆斯基[⊗]，演員普羅夫·薩多夫斯基，教師戴爾蒂·菲利浦夫（Тертий Филиппов）等等。這集團的領導人是奧斯特羅夫斯基，團員們都是斯拉夫主義信徒。他們宣稱西歐生活乃是一種『虛偽的文明』，認為祖國的希望和將來在於保留家長制度的古俄羅斯的信仰及風習。團結在奧氏周圍的青年們的興趣主要是研究俄羅斯人民的生活，俄羅斯民族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俄羅斯的風俗，歷史，歌謠與語文引起了奧氏及其青年朋友的深刻注意。奧氏既然喜歡描寫商賈，才疏學淺之徒和比較接近人民的階層的生活，所以他的作品也就成爲這個集團的一面旗幟

⊖ 博德哈留辛（Подхалюзин）是劇中的驕子。審查官所以堅持要在末場插進博德哈留辛被捕的一節，無非表示政刑臨明察善惡之意。

⊗ А. Ф. 畢塞姆斯基（Писемский, 1821 - 1881），小說家及劇作家，現實主義巨匠之一。

了。

奧斯特羅夫斯基的頭一篇喜劇由『莫斯科人』發表之後，他和他的集團便開始合力支持這個雜誌。雜誌的編輯史學家博果金是一個思想保守，跟前進青年格格不入的人，奧氏加入工作之前，『莫斯科人』沒有任何固定的方針，不過苟延殘喘而已。『少壯編輯部』在一個短短的期間就給『莫斯科人』帶來了新的生命，於是訂戶增加了，『莫斯科人』變成一個有名的刊物了。『少壯編輯部』的人員有權利無需徵得博果金的同意便在雜誌上刊載自己的作品。雜誌彷彿分成了兩派。博果金時常在『莫斯科人』上批評這些青年所寫的東西，跟他們論戰。

一八五二年，奧斯特羅夫斯基的第二個長劇『窮新娘』（*«Бедная невеста»*）由『莫斯科人』刊出了。他在這個新的喜劇裏繼續對當時的現實作批判性的刻劃，仍然描繪着『俗人俗事』（果戈理還稱呼那個時代的藝術對象）。

跟『少壯編輯部』人員的交往在奧氏的發展上起了雙重作用。一方面，它刺激他更深入地研究俄羅斯人民的生活，幫助劇作家更敏銳地領悟這種生活的詩意，更清楚地看到俄羅斯民族性的美。但另一方面，奧氏此刻所抱的斯拉夫主義觀點也把他引入了歧途：美化俄羅斯的家長制生活，背棄現實主義。

一八五三年奧斯特羅夫斯基給博果金的信上寫道：『……當俄羅斯人看見自己的形象出現在舞台上的時候，我們應當讓他快活，而不該使他苦惱。除了我們之外，別人也會指正他的缺點的

。但爲了獲得指正人民（同時又不侮辱他們）的權利，就必須向他們表明你也知道他們的優點。目前我正在從事這個工作，我把崇高的和可笑的滄合起來。「非己之長，勿充內行」（«Не в свои сани не садись» 一劇），屬於頭一種類型，我現在完成的則屬於第二種。」

表示奧氏創作新方向的喜劇『非己之長，勿充內行』於一八五二年由『莫斯科人』發表。正是這個劇本中有幾處地方違反了生活真理。喜劇收場處，青年商人萬尼亞·波羅德金（Ваня Бородин）寬恕了杜尼雅（Дуня），寬恕了她跟維霍萊夫（Вихорев）的私奔，而要求她父親把這個「被污辱了的姑娘」嫁給他萬尼亞。——奧氏這段描寫確實將家長社會的代表者理想化了，背棄了現實主義。奧氏所指的第二個喜劇即是一八五四年問世的名劇『貧非罪』（«Бедность не порок»）。在這個劇本裏，奧氏的非凡才能和他所特有的對真理的感悟力戰勝了劇作家的謬見。他創造了一個具有偉大藝術力量和真實性的劇本。

奧氏不僅征服了讀者。他的許多劇作還被搬上舞台，列入俄羅斯劇場的戲目單中。

一八五三年正月十四日喜劇『非己之長，勿充內行』在小劇場首次公演。奧斯特羅夫斯基一切劇本的上演以此爲嚆矢。飾商人魯莎科夫（Русakov）一角的是普羅夫·薩多夫斯基，他演得異常逼真，自然。劇本和演員都獲得極大的成功。

⊙ 此劇本之名，如直譯即爲：『非己之長莫乘坐』。

同年薩多夫斯基又在同一劇場扮演喜劇『窮新娘』中的官吏貝涅伏連斯基（Беневлевский）。

一八五四年正月五日喜劇『貧非罪』首次上演。這次演出變成了奧斯特羅夫斯基和飾柳比姆·托爾左夫（Любим Торцов）一角的普羅夫·薩多夫斯基的真正的凱旋。當薩多夫斯基唸那段申訴自己的厄運的著名獨白時，他摹擬着他的主角所碰見的一般奸詐詭譎之徒的裝腔做勢的聲調，演來維妙維肖。關於『光榮的貧窮』的一段台詞也唸得質樸無華，感人至深。

熱愛戲劇與演員的阿波龍·格利戈里耶夫在他的詩篇裏這樣刻劃着柳比姆·托爾左夫的形象：

『柳比姆·托爾左夫抬起頭，
神氣活現地站在他的面前，
身上披一件破舊的大衣，
鬍子亂蓬蓬的，
這個不幸的人爛醉如泥，形容憔悴，
但他却有一顆晶瑩的俄羅斯靈魂。』

奧斯特羅夫斯基的朋友，知名的故事家戈爾布諾夫^①給我們留下一篇有趣的回憶錄，其中說到觀眾如何歡迎這次演出：

『「讓讓路，柳比姆·托爾左夫來了！」戲演完以後，跟我

① 戈爾布諾夫（И. Ш. Горбунов, 1831--1875），故事家，演員兼作家。

們並排坐着一位俄羅斯文學教師，身上穿一襲外套的，叫道。

「您爲什麼要這樣說？」一個大學生問，「我可沒有在柳比姆·托爾左夫身上看出什麼理想來。酗酒算不得理想呀。」

「可是我看到了真理！」教師聲色俱厲地回答，「是的，真理。讓開路，真理來到舞台上了。柳比姆·托爾左夫就是真理！」

「這是舞台上的悠閒瀟灑的農民形象的終結，庫科利尼克[⊖]的終結：具體的真理走上舞台了。」

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喜劇與薩多夫斯基的演技確立了一種比果戈理和史遜普金的更新的、對舞台真理的看法，確立了一種新型的現實主義。

年長一代的演員，果戈理演劇理論的擁護者史遜普金和蘇姆斯基（Шумский）對奧氏的劇本抱着否定的態度，並不是偶然的事。但另一方面，像莫斯科的普羅夫·薩多夫斯基和彼得堡的瑪爾蒂諾夫（Мартынов）這樣的演員却在他的劇本裏發現了自己的使命。他們的現實主義作風是奧氏的演劇理論培養出來的。劇作家跟這些演員之間有着深厚而真摯的友誼。普羅夫·薩多夫斯基是長期接近奧氏的人。瑪爾蒂諾夫還是在哈爾科夫（Харьков）時躺在奧氏的臂膀上死去的（其時他們正要到克里米亞去）。他的死對於劇作家是一個重大的打擊。由於奧氏及其戰友

⊖ 庫科利尼克（Н. Кукольник, 1809—1868），卅年代時知名的浪漫主義劇作家，喜歡寫那浮誇的、虛偽的愛國主義作品。

——演員們一致努力的結果，俄羅斯現實主義舞台藝術才進入了新的鼎盛時期。

『貧非罪』並非交由『莫斯科人』發表，而是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的。一八五五年奧斯特羅夫斯基在博果金的雜誌上刊載了另一個劇本『切勿隨心所欲』（«Не так живи, как хочется»），此後就跟它永遠斷絕關係了。他跟『莫斯科人』決裂的原因不僅在於該刊編輯博果金的吝嗇與狠毒，如像革命前的批評家們所常說的那樣，主要的倒是因為國內革命運動的高漲。

他在自由主義的『俄羅斯導報』^①和斯拉夫派的新機關雜誌『俄羅斯座談會』（«Русская беседа»）上發表了幾個劇本以後，就成為尼克拉索夫主編的『現代人』雜誌^②的常年撰稿人

① 『俄羅斯導報』（«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一種文學、政治性的雜誌，一八五六年由 М. Н. 卡特科夫（Катков, 1818—1887）創辦於莫斯科，原係自由主義者的刊物，六十年代初革命運動高漲期間，尤其是一八六三年波蘭起義之後，隨着卡氏的變節，該刊亦成為反動派的喉舌，後於一九〇六年停刊。

② 『現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俄羅斯文化史及社會史上最重要的雜誌之一，一八三六年由普希金創刊，次年普氏逝世，乃歸其密友 П. А. 普萊特涅夫（Плетнев, 1792—1865）教授接辦，四七年把該刊編輯兼發行人為尼克拉索夫及巴納耶夫（И. И. Панаев 1812—1862），四七至四八年其批評欄的負責人為拜林斯基，五六年契爾尼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及杜勃羅留波夫（Добролюбов）亦加入，該刊遂成為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機關雜誌，彙集了當時俄羅斯的一流天才。六六年被查封。

了。尼克拉索夫善於在『現代人』周圍團結第一流作家，奧斯特羅夫斯基的顯赫才華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無論如何要請奧氏給他的刊物幫忙，於是奧氏開始參加他所召集的晚會，並且跟『現代人』的優秀撰稿人Д. 托爾斯泰，И. 屠格涅夫，И. 岡察洛夫，Д. 格利戈羅維奇^①，А. 菲特^②等建立了友誼關係。

一八五七年『現代人』的封面上登出一個廣告，說有好些名作家將專為該刊撰稿，其中就有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名字在。

因為常在『現代人』上發表劇本的原故，奧氏是日益接近進步營壘了。他正是在這兒，在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作家的圈子中，找到了對自己作品的最深刻最正確的評價。『現代人』於一八五九年刊出了杜勃羅留波夫的論文『黑暗的王國』（«Темное царство»）。

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創作早已成爲人們激烈論爭的題目。斯拉夫派認爲奧氏是彼得大帝以前的反動古風的維護者；西歐派的重要批評家則強調說奧氏的若干作品把家長社會的習俗理想化了，他們不善於將這些虛構之點從奧氏劇本所提供的那種真實深沉的畫圖中區別開來。唯獨瞭解了奧氏如何深入而忠實地描寫了俄羅斯生活過後，才能給予他的創作一個適當的評價。

① Д. 格利戈羅維奇（Григоревич，1822-1893），小說家。

② А. 菲特（Фет 1820-1892），著名的抒情詩人。

③ 杜勃羅留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1836-1861），天才批評家及政論家，『現代人』雜誌編輯之一。